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八

起安建十四年  
盡安建十八年

孝獻皇帝辛

安建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補註譙卽今鳳陽府之亳縣

祚輕舟治水

軍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

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兵凶器戰危事前曹屬錯之言

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

殲暴之虜

以權在軍中故稱麾下

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

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

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

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等處

考妻縣屬江都晉地道記等處在安豐

縣西南

○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

補註三部皆言三輩使三輩使

者持偽書報合肥城中一以安城中一人一欲令孫權得之驚之使走也

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

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考吳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論月不能下由此

言之權退必在今年明矣

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

班志淮屬扶溝縣渦水首受褒湯渠

東至向入淮過鄒三千里水

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水經

經註曰至下邳離陵縣入淮 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北入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差相孫叔敖所造也自芍陂上施水則至合肥

肥水又北過壽春縣 袁煥言於操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

順其意樂從者取之不欲者勿彊操從之民大悅遷煥爲梁相煥

爲政務敦教化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果斷百姓親之如父母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操軍還譙 廬江人陳蘭梅成據

濡六叛

濡六二縣皆屬廬江郡賢曰濡今壽州霍山縣○濡音潛

操遣盪寇將軍張遼討之

考

日遼傳無年按繁欽征天山賦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東征臨川未嘗羣舒悉勳制有濡六乃稱上將盪寇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陽又云陟天柱而南徂故謂于此○繁音葵濡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

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張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

蘭等盡虜其眾操因使遼屯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糧以瑜領南郡太守屯

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

浦誌沙羨卽今武昌府之江夏縣○羨音夷

呂範領

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

浦注尋陽卽今九江府之德化縣

劉備表權行車騎將

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

荆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

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水經南平郡房陵縣有油木西

北在于江曰油口卽劉備立營之處也

權以妹妻備邏妹亦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

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初備之奔吳曹操集謀

士論之僉曰權必殺備程昱獨曰不然孫權之統事新未爲海內

所憚主公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

名關張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已成則又

不可得而殺也至是果如其言 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

幹以才辨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

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

蔣幹字子翼

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曰

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

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  
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待者服飾珍  
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  
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  
終無所言退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閒也 百崔琰毛  
玠典選以來士大夫盡尚節儉風俗爲之一變然矯枉之過或多  
飾僞以求售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  
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  
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  
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  
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

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  
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善之

賈建安十五年春操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  
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會不出閭巷豈幸相遇

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

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

其何以霸世管仲富擬公室樂三歸之產塞門反沽饋簋朱紋桓公用之而霸今天下得無有被

褐懷玉而釣于涸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

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魯典說日明明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揚久野揚舉也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水經註銅爵臺在鄴城西北因

賊爲之高十丈有屋百餘間附登操既築臺大宴羣僚於臺上盧  
江左慈亦與焉慈有神道操從容謂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

松江鹽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盆置木投餌釣之引出二尾皆長三尺生鮮可愛擬使目前啗之又謂之日既已得風恨無窮中生嘗耳慈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取因日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數疋并其操使報命後操使自蜀反贖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皆符契臨久之操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蓋然不知所在或見之於市又捕之而市人皆雙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遂慈于歸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忍爾日忽有一老抵屈前膝人立而言曰嗟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雙為抵粒屈前膝人立云遠如許遂不知所取焉 十二月己亥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操年二十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

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

南除殘去穢操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平心

巡舉以是為疆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

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

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見五十九卷意

帝中平五年



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適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此其本志有限也後傾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袁術僭號於九江露布天下或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眾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

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耿耿發也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

肝鬲之要也兩臂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

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旣爲子孫計又己

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兼封四縣食戶

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謂係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

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武平屬夏柘苦四縣皆屬陳國○夏音賈

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

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

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京口置京督又曰徐陵督爾

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堦因謂之京口 求都督荆

州荆州八郡瑜親以江南四郡給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

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

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  
一方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  
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  
之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且我初臨荆  
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  
也權乃不從瑜範之言備既見權速還公安謂左右曰孫車騎長  
上短下其難爲下我不可以再見之久乃聞魯之言歎曰天下智  
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  
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時劉璋在益州爲張魯所侵  
勢頗危殆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謂操以赤壁  
之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以欲因其  
敗而圖之是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

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瑜守丹陽聞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乃厚禮之使將吏子弟數百人受業遂立學宮晷饗講肄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學典墳雖在戎旅誦贊不絕故瑜欲以西事委之瑜既得權命卽還江陵爲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邱

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江名同處異也水經註巴邱山在湘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巴陵郡今岳州也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

十六瑜死年三十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

六故知在今年也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

燕湖 丹陽郡

瑜有一女二男權爲長子登

娶其女以其男循爲駙都尉妻以女允爲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初

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

賓客爲禮尙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

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

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魯肅爲齊武校尉代瑜領兵令

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豫時在鄴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權分豫章爲番陽

郡分長沙爲漢昌郡

鄱陽今饒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至隋廢吳昌入羅縣唐

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則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爲

漢昌太守屯陸口

水經江水左遷鼻林南又東右岸得蕭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入新折縣北運

呂蒙城西孫權征

長沙零桂所鎮也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

當塗猶言當路也

不可

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

見往事耳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皆所覽之不專情也

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

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及諸家兵書

自以爲大有所益卿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昔光武

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耶

蒙乃始就學驚志不倦其所覽見宿儒不能勝及魯肅過尋陽與

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

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權聞而歎

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益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

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述竝作國士不亦休乎時欽亦能

學問故權云然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

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

繁口山即耒陽縣

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

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人功曹從事主選署及眾

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眾事州牧則設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杜佑曰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史居中治事主眾曹功曹主選用

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

善譚者劇論

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竝為軍師中

郎將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

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

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

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周瑜之卒統

送喪至吳吳門陸績願徇往見之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願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或曰如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

字書云駑駘馬之最下者今鹿統以駑馬爲牛贊願陸則駑非劣稱又作別解矣

初蒼梧士燮爲交阯

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鄒頌九真太守

鄒音偉

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

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

蠻朝廷遣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嘗著絳帕頭

頃安世家

說頭巾一名帕一名帕陸游曰和頭音巾續之類舊今言幘頭○幘音戶陌音陌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

以助化爲其將區景所殺

據史自賈琮以前皆爲交阯刺史未得爲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敏

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卽拜敏爲交阯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妻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



則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爲刺史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變黨誓以變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巨與恭相尖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至是孫權乃以番陽太守步騭爲交州刺史士變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之威聲大震權加變左將軍變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步騭臨淮人也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矯爲征羌令郡之豪族也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矯矯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矯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

愈恥之隨辭色自若矯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馮  
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隨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馮曰何能忍  
此馮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後  
舉茂才敷歷內外職音至是遂爲南方保隨

解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  
丞相副丕旣爲五官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邴原獨守道持常  
不趨其門操微使人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  
子此典制也操乃轉原爲五官將長史丕嘗於燕會中建一議曰  
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當救父邪眾人紛  
紜原獨無言丕問之原勃然曰父也不默然不復敢難 三月操  
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

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必相扇動  
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  
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  
部皆反馬超欲推韓遂爲都督謂之曰前鎮司徒任超使取將軍  
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  
爲子時超父騰爲衛尉而遂子亦爲質子在京師故超云然超遂  
率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潼關在宏農華陰縣水經註曰河在關內  
南流潼關關山因謂之潼關晉所謂桃林  
之乘棗所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  
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  
宜爲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  
自將擊超等讖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

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覩之八

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

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

蒲阪津在蒲東縣西河西卽唐之蒲津關考異曰晃傳曰太祖

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

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軍先以截其夾賊可禽也

太祖曰善按武帝紀營遣二將渡蒲阪皆太祖之謀而晃傳云皆晃之策蓋陳氏各欲稱其功美不相顧耳

閏月操自

潼關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

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

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

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

南超等退拒渭口

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渭口之東卽潼關也

操乃多設

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

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

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爲

可僞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解曉也韓遂請與操

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

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

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

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誓多所黠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

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時

超既疑遂戰不甚力操遂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

秋奔安定補註通鑑但記操別遣于超之事而不記超疑而致敗之因果在于互相猜疑初韓遂有增曰問行軍中號爲項健建安初

韓遂初韓遂有增曰問行軍中號爲項健建安初

遂與馬騰相攻騰使超與行戰行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擗招項幾

殺之

超音

十四年爲遂所使詣曹操厚遇之行因請令其父入

宿衛西還亦勸遂送質子於操後遂叛操而操有意招行乃誅遂

之子而囚行之父手書與行曰吾前後與韓玄約誓無所不盡而

乃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

處且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行乃降而遂於是敗諸將問操

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

缺謂缺而不備

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

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

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

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

軍也

二將徐晃朱靈也

連軍樹柵爲前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

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  
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  
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淮南子之言

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

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  
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  
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  
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甯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甯夏侯  
淵屯長安以議郎張既爲京兆尹既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  
之初既爲郡小吏同郡徐英爲郡功曹嘗鞭既三十及既爲京兆  
尹而英猶懷舊仕途然英性剛爽自以身爲郡中著姓而名行又  
在既先既雖貴顯不屑自降以修前隙而既亦不念舊怨時欲與

英爲好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抗意不納時人兩賢之遂超之叛也

宏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猶無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爲軍軍

食一仰河東及超等破餘畜尙二十餘萬斛操乃下令曰河東太

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 扶風法正邑

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劾其無行正爲

邑不得志僑寄也寓也邑不樂之意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

不足與有爲嘗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

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

賊以爲州主補註璋之使正結備在十三年曹操定荊州之後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

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

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



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彌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

州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

據裴松之注龐羲免職諸子於

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

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厝火積薪其勢必焚

及溺呼船悔將無及劉左將軍有驍名

曹操表備爲左將軍故稱之

今請到欲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一君若客

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

爲廣漢長

廣漢縣屬廣漢郡

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曰兩高

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容雙同必爭其

功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荆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

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

別駕州之上佐故曰股肱

響應於內以取益州

猶反掌也

考異曰韋曜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德接納盡其股勳之數則問到中關後兵器府庫入焉

取京及諸更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

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

備表權爲車騎將軍故以稱之

北有曹操

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

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

言水火者以其性相反也

操以急吾以寬操以

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

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

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

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

留營司馬

留營司馬掌留營事也

時孫夫人驕彘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備

以趙雲嚴重必能整齊故特任掌內事備將步卒數萬入益州孫

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

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

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

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

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涪水蓋師涪內水也庚仲雅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賢曰涪縣故城今涪州城墊江縣唐之合州備註涪即

今成都府之涪州○墊音暴備音浮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

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

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人他國恩

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

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吏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

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

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對章道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

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 備弁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

盛璋遷成都備北到葭萌

葭萌縣屬廣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益昌縣劉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

先主改曰漢壽稱葭萌

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初廣漢

即今保寧府之廣元縣 彭美自負才氣多所輕忽仕於劉璋爲人所毀璋髮鉗爲徒隸及備在葭萌美欲納說而未得其因乃往見龐統與美無識又值有客業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須客去與卿善談統頗怪之及客去美又先責統飲食然後其語因留信宿連日夜語不休統大奇之乃言之於備備亦深奇其計遂寵侍日隆引爲參佐

王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

五官將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

據林傳時爲五官將功曹

北方吏民樂安厭

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

外有強敵將軍爲天下之鎮

謂留守

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

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

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

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開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

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

之也不曰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旣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

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

級皆如其實數

國淵時

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

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魏書

上卷十

三年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螟 馮超等餘眾屯

藍田夏侯淵擊平之郿賊梁興

郿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省○郿音夫

寇略馮翊諸

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被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郿城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遂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弟也

魏泰見用于董卓而欲圖卓者也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爲

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時許靖在蜀聞立

諸王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初諸葛亮奉使至吳見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  
王之宅也權長史張紘亦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  
勢岡阜連石頭昔秦始皇東巡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  
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運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宜爲都邑及劉  
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  
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  
秣陵屬丹陽郡本金陵也秦始皇改孫權改曰建業後避晉愍帝  
諱改曰建康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金陵志石頭城去壘城  
九里南合秦淮水張舜民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  
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陸游曰龍  
灣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纒線如垣牆清涼寺距石頭里  
餘西望宣化渡及懸陽諸山宋白曰晉平吳分爲二邑自淮水南  
爲秣陵北爲建業又陳晉書卞隆傳隆爲揚州刺史鎮秣陵齊王  
問傲合赴討趙王倫隆停轍不下時王寔鎮石頭隆軍西赴蓬者

廷蒙陸贄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奉寇殺陸則石頭在  
牛渚西詳考是事秣陵軍將杜遠欲自牛渚而西勸王也石頭自  
在牛渚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雷賤雷賤猶今曰自古

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書君

全治馨香感於神明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懼

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

善之難也人君承奔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周禮天官

柄詔王取羣臣一日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予以取

其幸四曰置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奪以取其貧七曰

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甘異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

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宐乎難則有疊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

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

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



無希冀之望矣。權省書爲之流涕。紘好學能文。嘗作柗栢枕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所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書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閒率少文人。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譴。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又善楷篆書。孔融嘗遺之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賈曰。濡須水名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孫權夾水立塢。狀如偃月。杜佑曰。濡須水在歷陽西南百八十里。余據濡須水出巢窟。在今無爲軍北二十五里。濡須塢在今巢縣東南四十里。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橫曰。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時大霖雨。三軍多不

願行操知其然恐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時  
賈逵爲丞相主簿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  
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得已皆署名入諫操怒推  
遣意者送獄逵卽自言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卽著械逵  
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  
我矣著械甫訖而操果遣人視逵旣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

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  
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

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

賢曰禮合文嘉曰九錫

日樂器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百人七日斧鉞八日弓矢  
九日節纓謂之九錫錫予也九錫皆如其能左傳曰分魯公以大

路大術百后氏之璫目父之緊弱視宗卜史備物典策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甯

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記禮弓會子曰君子

之愛人也以姑息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

輒留彧以待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輒專操軍向濡須彧

以疾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彧遂飲藥而卒彧德行周

備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俊咸

宗焉司馬懿嘗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曾聞見逮百數十年間

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鍾繇以爲顏子旣沒能備九德不貳其

過唯荀彧爲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爲不及可

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曹公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

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願

不遠耶或委貌美偉劉季和常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  
帝聞其亡哀惜不能已祖日爲之廢譙樂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  
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  
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  
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  
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舍魏武將誰  
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  
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  
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強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  
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

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爲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選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致盜穴牆發園而不與同擊得不爲盜乎臣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或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

晉天文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太微南蕃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謁

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謁也

初孫權論赤壁之

功以黃蓋爲武鋒中郎將旣而武陵蠻反攻城邑乃以蓋領太守事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城乃擊之斬首

數百餘皆奔走蓋乃誅討魁帥救其附從自春迄夏寇亂盡平諸  
幽邃巴隱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未幾長沙益陽  
縣爲山賊所攻蓋又討平之加偏將軍至是卒於郡蓋當官決斷  
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圖畫其形四時祀祭蓋字公覆零陵人也少  
孤丁嬰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  
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  
蓋從之爲別部司馬堅死又隨策及權授甲周旋不避險難又長  
於吏事凡守九縣所在平定赤壁之戰雖爲偏裨而功爲三軍之  
冠既又係障南服爲國鼎臣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  
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即

水關頭也聞數有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

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

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

此中計也退還白帝白帝即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連引荆

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

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

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州界謂其益州界

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

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

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

大事亟立如何釋此去平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

於是璋收斬松救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  
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責其無客主之禮也勒兵徑至關頭  
并其兵進據涪城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

權江西營

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

獲其都督公孫陽權

率眾七萬禦之權數令人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入  
北軍營中北來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欲  
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環  
作鼓吹操令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  
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賤與操說春水



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微軍還是役也五官將長史邴原卒於軍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十一而喪父家貧不能從學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也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凡此書生必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愴惻故涕零也師亦哀其言而爲之泣遂教之以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龀之中巖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秉德純懿欲遠遊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得無以鄭爲東家邱乎原曰先生之言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

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崧乃以所藏書贈之  
原心以爲求師啟學志高者通書何爲哉然重違崧意乃持書而  
歸藏之於家而遠遊學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畱則師韓子助  
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原舊能飲  
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閒酒不向口臨別師友以原不能飲會米肉  
以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  
飲之於是共飲終日不醉歸乃以書還崧且致昔日不敢辭之意  
孔融爲北海相舉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恚望  
欲殺之朝吏皆爲之請而原獨默然融問其故原曰明府於某本  
不薄也常言歲終常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今乃欲殺之明府愛  
之則引而方之於子僧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何以

愛之何以惡之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融乃笑而釋  
之後從遼東歸鄉里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  
鄭元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願志  
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青州遂分邳郯之學  
操爲司空時辟原爲祭酒及北伐三郡單于還駐軍昌國燕士大  
夫酒酣操曰孤之還也府僚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  
來者獨有邳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迎謁操大驚喜驥  
履而起迎於門原雖在軍署常以疾病高枕里巷不數會見時河  
內張範亦在府中深慕原而效之操下令曰邳原名高德大清規  
邁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  
者貧也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十四州司隸冀兗徐青荆  
揚益梁雍并幽交也復爲

九州者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南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宏農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荊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九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四月

曹操至鄴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略欲徙合沂內

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

不得走賊亦不敢鈔

事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燕縣白馬縣皆屬東郡燕春秋之南燕國也賈曰燕故城今滑

州非

城縣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

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寶不樂徙懼必不

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漸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

渡江

漸春縣本屬江夏郡沈約曰吳立漸春郡此袁吳志書之也

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

城

皖縣屬江郡賈

濟後奉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

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丹陽郡已屬孫權濟不得之郡也

五月丙申以

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

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爲魏

國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衮

冕之服赤舄副焉

毛萇曰赤舄人君之盛服也釋曰複屨也鄭元曰複下曰舄鄭眾曰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

之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周禮樂舞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眾曰宮縣四面而縣軒縣去其一而縣曰懸舞

佾之數天子八佾侯六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宋傅隆曰

婦伯納晉悼公女樂二人晉以一八賜魏得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

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茲與盧同黑也茲音

盧和鬯一卣珪瓊副焉

大雨水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闞劉備

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漢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糧重

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

梓潼縣屬廣漢郡漢武帝

元鼎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涪水爲名建安二十二年劉備分

立梓潼郡其志梓潼有五歸山涪水所出南入涪應劭曰涪水出

潯水南入漢水經曰浩水出廣漢涪縣西北東至廣漢與梓潼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墊江註云浩水出廣漢屬剛氏道徼外梓潼水卽五歸水也同入于墊江卽所謂內水也

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

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

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

遣其將劉瓚冷苞瓚音圭冷音陵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綿竹

綿竹縣屬廣漢郡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三里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

夏費觀督綿竹諸軍嚴觀亦率其眾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

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雒縣屬廣漢郡雒水所出唐爲漢州治所備

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鴈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鴈故名爲鴈橋軍敗殺禽備

聞其忠勇欲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備歎息而斬

之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

操三女長憲次

節次華節後立爲皇后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

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

之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

隴西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

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爲永陽

操善其言而舍卒之閒爲備不周操還超

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

冀縣

屬漢陽郡郡及涼州刺史治焉

超盡兼隴右之眾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

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閭溫出

告急於夏侯淵

夏侯淵時屯長安

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

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

隴右在西方操

在關東故曰東方

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

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淵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章康素仁慈吏民傷殘與太守欲降梟卓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

氏王千萬略陽清水氏種也其後是爲仇池之楊興國城名

淵引軍還會楊阜喪

妻就超求假以葬之

求假猶古之請告請急也

阜外兄天水姜敘爲撫夷將軍

擁兵屯歷城

水經註歷城在西縣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爲建安城杜佑曰歷城在今同谷郡西七里去仇池九十里

宋白曰晉置仇池郡於歷城今爲成州

阜少長敘家乃往見敘及其母說康被害之



狀獻歛悲甚

歛歛泣餘賢也

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

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

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

以書弑君也

趙盾晉國趙宣子也左傳趙盾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則亡不

趙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超彊而無義多賢易圖耳敘母慨然

曰咄

咄自教入聲

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

義故字伯奕楊阜字

義山負罪負也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

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

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衡使爲內應時超取

趙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察月何異厥

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笑項襄顏淵豈

復百年貴義存耳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

鹵城當在西

祁山以討超

水經注祁山在嶠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隍廟險固漢水徑其南又曰祁山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

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余據今西和州長道縣南十里有祁山古來南北有萬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阻五百里有人萬戶者此之謂與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

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

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

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稍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

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兵敗遂南奔張魯

考異曰楊阜傳云十七年九月武帝紀十

八年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十九年正月趙雲等討超超奔漢中按姜敘九月起兵超即應出討超出衢等即應閉門不應至來

年正月蓋魏史書捷音到郡之月耳楊阜傳誤也

魯以超爲都講祭酒

魯爲五斗米道自號師君其來學者

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眾講祭酒者魯使學者都督老子五千文置都講祭酒位次師君

欲妻之以女或

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卓讓曰卓君存無捍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黜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操報曰君與萃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

魯之法順人于諸侯者受金于太府子貢嘗贈人矣而不受金孔子曰賜則廉矣然自今以往魯人不復贖人矣君其

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敘妻司馬妻女勸敞與霍光同謀廢昌邑王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超之攻冀異躬著布韞佐昂守備又悉脫佩環繡黻以賞戰士及冀城降超超雖要昂以為己用然心未信昂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乃與超妻楊氏深相結謂楊曰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入秦成西戎之績方今社稷初定在于得

入非涼州士馬安能與中夏爭鋒哉楊深感之亦與異結盟昂所  
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自冀城之難以至保據祁山  
昂出九奇異輒參焉又性特貞烈先是昂爲羌道令爾異在西城  
會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  
恐爲雙所殺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  
西子蒙不潔則人掩鼻而過況我貌非西子乎乃以溷糞涅麻而  
被之掛食瘠形以自免及賊平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  
曰婦人無係符信則不出房帷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  
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  
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而絕時適有解毒良藥  
搯口灌之良久乃蘇 冬十一月魏初置尙書侍中六卿以荀攸

爲尙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奔何夔爲尙書

魏置五曹尙書

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

王粲杜襲衛覲和洽爲侍中

自是以後侍中遂以四人爲定員

鍾繇

爲大理

大理漢廷尉之職

王修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

郎中令漢光祿勳之職

陳羣爲御史中丞

時以御史大夫爲三公以中丞爲御史臺主

涇爲人清

靜舉動必以禮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爲嗾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涇獨否居官數年卒操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袁曜卿之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操子丕聞涇拒呂布之事問其從弟敏曰渙居平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責育不過也修篤於分誼顛沛不忘操左右啟才

反與其徒攻掖門修閤變將官屬步至宮門操時在銅雀臺望見  
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蔡襲等四人雖同爲侍中而襲尤見親  
密有時獨見或談至夜半蔡性躁競忿然謂和洽曰不知公對杜  
襲道何等也洽笑而荅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盡侍可矣恹恹於  
此欲兼之乎然其見敬終不如洽也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  
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父  
大鴻臚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事見十五卷  
紀爲漢文帝十三年

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  
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  
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獄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  
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周穆王作甫刑墨罰之屬千刺罰之屬  
千刺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  
五刑之屬三千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  
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賈易也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  
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  
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眾議而止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九

起建安十九年盡  
建安二十一年

孝獻皇帝壬

〔通〕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  
姜敘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  
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爲前  
軍郃音合超敗走韓遂在顯親顯親縣屬漢陽郡在志無之蓋光武  
所置以封費友賢曰顯親故城在今  
秦州或紀縣東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



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

魏略曰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百頃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從馬超爲亂超破之

後阿貴爲夏侯淵所攻滅于萬南入蜀

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

擊長離諸羌

水經注瓦亭水南逕隴西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燒當等羌居之

長離諸羌多

在遂軍必歸救其家遂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眾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敝不可復用賊雖眾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犇馬超餘眾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屠音除初安定太守毋邱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遣

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

璽赤紵遺游冠

漢制諸侯王金印赤紵遺游冠董巴曰遠游冠制如通天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爲纒卷梁有

展箔橫之於前無出述

夏四月旱五月雨水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

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甯爲升城督甯手持練身緣城爲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枹音夫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

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

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

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

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流克巴東

護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雲分巴郡安漢以下爲永

巴東即今之夔州府附錄黃牛廟記諸葛亮伐蜀而作也其略云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

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鷲

拍岸絨巨石於江中崔巍噴噴列作三峯平治涪水順道其道非

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其邪僕緩步觀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

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見焉鬚髮

劍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然有董工開導

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荆州

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

高篋長嘯場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

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曠音橫峽音恒 至江州破巴郡太守

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

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

去斫頭

斫音作

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

延入上座謝曰卿豈不聞商亡而微子歸周乎劉豫州與朕威俱

託宗室一姓相承何用爲嫌厚加禮意引爲賓客亮又分遣趙雲

從外水入雲遂定江陽犍爲

江陽縣本犍爲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爲益州犍爲縣唐爲資簡嘉眉

之地今渝州亦漢巴郡地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對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天濫至蜀者謂之外水

張飛從墊江入

墊音

劉璋遣其帳下司馬張裔拒飛於德陽陌下

裔軍敗奔還成都飛遂定巴西德陽

譙周巴西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西德陽

墊屬廣漢郡唐益州地補註巴西即今之什邡府

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

卒法正屢與劉璋爲陳形勢強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

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

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亮謂備曰飛武人也而義釋

嚴顏有國士之風備悅厚賜之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稱將

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

於邑臣氣貌

備使建甯督郵李恢往說

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

責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

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

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

漢帝中平五年劉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

無恩

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

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

物佩振威將軍印綬

昔公先加琿威將軍故仍佩其印綬

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

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

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

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

郡劉嬰爲南中地此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竝治成都  
郭下釋許益州太守當屬下句蓋南郡永和時爲益州太守也

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竝署左將軍府事

府事者總錄軍府事也

偏將軍

馬超爲平西將軍議校尉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

南陽黃忠爲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爲安漢將軍簡雍爲昭德

將軍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汝南許靖爲

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建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山

陽伊籍爲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彭素爲益州治中從事

備痛惜龐統言及則流涕乃拜統父爲議郎諸葛亮親爲之拜安

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

翮音極入聲

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而無所統御雍少與備有舊隨從周旋性

簡傲跌宕在備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遇諸葛亮以下則獨

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實大旱禁酒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與作酒者同罰雍一日與備遊觀見一男一女行道雍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備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備笑而原欲釀者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

事見六十五卷十三年

荆楚羣

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

臨蒸

沈約曰吳立衡陽郡臨蒸縣屬焉蓋吳所置也水經註蒸水出衡陽重安縣西在陵縣界那蘆山東北流過臨蒸縣北車

注於湘謂以書招之巴答曰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

荆州矣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

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

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

璋稽服乃降

言璋願服從也

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

璋

卽爲益州太守權爲

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

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也氏彭

漾璋之所擯棄也

榮仕益州不遇書佐人

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

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

和初備之襲蜀曹操深以爲憂丞相操遣叢曰劉備其不濟乎拙

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叢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

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張飛

勇而有義皆爲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

三傑佐之何爲不濟至是備果定蜀操聞而憮然曰猾虜是豈畏



雷者邪孫權將呂蒙謂其陸口鎮將魯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

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

一家而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且羽爲人長而好學禮左傳

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使

以待之

單使猶言表裏也此以善衣爲喻言國家雖與西蜀連和然人心難測不可信外而忘內其助入爲己處須存兩條

心難者表者有表必自裏也

乃密爲肅畫五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初劉璋

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

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

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

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無與焉及按成

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請赦赦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

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

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

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

各反桑梓

桑梓謂其故鄉亂父之所對  
齊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歸耕本土乃其安耳益州

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

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

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

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

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

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

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  
本漢涪縣屬廣漢郡華陽國志漢

元初二年廣漢自種郡移治涪涪治雒到備立梓潼郡以峻爲

縣蜀焉隋改爲巴西縣唐梓州治鄰天寶方改爲梓潼郡

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

備郡成都以蜀郡爲都畿

內爲謀主一儉之德睚眦

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懼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尙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容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

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竝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時馬超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張飛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以呼吾字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飛等竝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而見飛等之立直也乃大驚遂不復字備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張飛所殺關羽在荊州聞超之名與諸葛亮書問超人

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布之徒當與益德竝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髯故亮稱之爲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福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沈容悅元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其子臨蕃侯植守鄴

戒之曰吾昔爲頓郎今年二十二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操之第三子也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見其所作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富而試時銅雀臺新成操乃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拔筆立成文彩可觀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衣服不尙華麗每進見問難應聲而對故特見親愛操爲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顒爲植家丞防閑以禮無所屈撓防撓也開關也防以制水關以制獸皆禁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漢制列侯置家主侍候使楨以誓諫植曰冢丞邢顒北土之彥少乘高節元靜淡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疎簡是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冢丞之秋實爲上招謫其罪不小

愚實懼焉。種不能用時。潁川邯鄲淳博學有才章。植啟求之。操遣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仇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劉楨東平人也。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齊名。揚首陽玉名也。又有音蕭音唱者。大桂也。號建安七子。楨後爲五官將。文學會不讌。集諸文士。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客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楨。滅死。輪作罰使磨石操一日。

卒至觀尙方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操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

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

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

紆繞而不得申操顧左右大笑卽曰赦之魏尙書令荀攸卒攸

深密有智防智以料事防以保身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

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

不去不止荀或字文若荀攸字公達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

忘或爲魏尙書令又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

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操世子不嘗

問攸疾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鍾繇嘗謂人曰我每有所言反

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詔公達輒復過人意前後凡畫奇策十二



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而卒故世不盡聞也繇又嘗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會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喞之曰唯當嫁卿阿鶩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

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賜

支河首在金城河關之西建自以居河上流故以爲號

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

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

入小湟中

湟水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東至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之

間小月氏之地也故謂之小湟中○允音沿吾音衙

河西諸羌皆降隴右平獯下令曰宋建

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

吾與爾不如也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

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

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

不任所言不勝也

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

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

之

以其領兵懼其爲變故防之也

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初董承

女爲貴人及承以衣帶詔謀誅操事敗操殺承并求貴人殺之帝

以貴人有妊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

操殘偏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久之完死人無知者至是事乃

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宜勒兵

入宮收之皇后閉戶藏壁中兵士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

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

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甯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

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餘削不其矣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人獲氏自伏生至完歷十五世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  
伏不鬪至是而國滅宗衰遂以不振時劉備在蜀聞操殺后爲之  
發喪大臨臨曹操弒后事通鑑原文云以尙書令華故爲郗慮  
是歎卽操之成濟也然歎何不以不歎此事此事蓋通鑑本之後  
漢書後漢書本之曹肅傳曹肅傳吳人所作焉知非異域傳聞之  
誤邪不然漢之末造國運雖替清議賸廢故以陳壽之才名世人  
所重也止以屈喪使婢丸藥遂穿議廢滯者數年又探之爾王  
楊訓發表稱頌功德訓崔琰所薦於時物論不但笑訓浮僞并咎  
琰失舉由是言之直道未亡有瑕必檢使欲果有此事則罪實有  
口誰能辨之况殿廷之上非私家曲室之比也一舉一動旣萬目  
所共觀亦萬口所共傳豈公論獨刻於陳壽楊訓而私於華歆哉  
豈逆天序理之事他國史臣猶聞之二三百年後之范曄猶聞之  
獨同朝共事之人反不聞邪陳登陳羣傅元龍皆一時名賢也豈  
以私好阿人者哉乃登之稱故者曰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使果卒后禮法何在羣之稱故者曰若華公者可謂通而不  
泰清而不介者矣使果卒后清通何在元之稱故者曰華太尉積  
德居順事上以忠濟下以仁嬰嬰行父何以加諸使果卒后忠仁

何在且不但此也王朗與敵齊名乃自以議度不如故每事學之  
張華論之曰王之學華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若果余后  
議度何在張華於書無所不讀豈獨不見曹瞞傳與何不據此以  
罪敵而乃貶王尊華若此彼誠見瞞傳爲無稽之言故不屑留之  
備類聞耳華崎譚叙云西涼之亂敵與王朗乘舟西歸有一人欲  
附舟敵頗難之朗竟受焉已而賊迫急此人趨避遂并舟欲棄之  
而大敵曰本所以疑止爲此耳既已同行棄之不義遂相與救出  
之而別又文帝受禪三公已下共受爵賞時敵爲相國與尚書令  
陳羣獨感憤形於顏而文帝覺之深以爲恨夫邂逅之人且能舍  
命而拯之於井母后之尊乃忍犯義而牽之於壁受禪之時既能  
輕相國之尊而觸新主之怒未篡之先豈難棄尚書之官而順逆  
臣之心此皆事理所必不然者且敵於時果爲虛副則系在前殿  
引慮共坐時亦宜并引敵坐談何以一字不及敵邪乃知敵后時  
敵亦未嘗爲慮副也故特去其姓名而詳爲之辭後之讀史者勿  
泥范蔚之筆而疑予之言夫予言誠不足信乃若陳登陳羣王朗  
傳子張華五六巨公之言亦不足信邪不信同時之人而信隔世  
以後無所取裁之范曄何人之好德不如其好謗之甚也悲夫

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

操以

尚書郎高柔爲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考覈而窮而而  
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亡軍誠

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云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魏公操之重女

也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氏武都本白馬氏所居之地武帝開以

爲氏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

河池陳倉縣屬右扶風唐城州寶雞縣是也故關在其西氏王寶

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

共斬送韓遂首漢末分金城爲西平郡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甯等數勸

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

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樞者門戶所由以運動也言操欲搖動吳蜀而使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樞也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

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

秭歸縣屬南郡唐爲歸州諸葛亮據

南郡

南郡本治江陵吳得荊州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爲南郡南郡以江南之南郡爲南平郡亮所據益江南之南郡也

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

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

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時

署置諸將有別部司馬則中司馬者蓋中軍權司馬也瑾自長史轉中司馬位任益不輕矣備不許曰吾方圖涼

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

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

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

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

軍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益陽縣應

劭曰在益水之陽輿地志今澧州安化縣本漢益陽縣杜佑曰潭

州益陽縣故城在今澧東宋白曰益陽故城在今益陽縣東八十里其城魯

肅所築

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召諸

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元之曰郝子太  
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

郝普字子太

今左將軍在漢

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  
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虛而以攻此曾不移日  
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  
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

此家謂郝普也

謂接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

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

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

陽慚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

考異曰按孫河已死或他人同姓名耳

卽日引軍

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  
之事互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



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

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

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

事並見六十五

卷十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

謂欲使吳巨也

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

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

私獨謂私其一己之所獨也○

墮音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

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

考異曰備

傳云曹公定漢中保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

耳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左將軍掾馬良當行良謂諸葛

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一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

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  
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

將命權敬待之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

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班志湘水出零陵陽

海山至鄱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吳蜀分荊州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湘水爲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郡界○鄱音零  
爾錄湘中記云長沙有銅棺山程普關雲長分界於此竊銅棺爲誓相侵者以銅棺普之諸葛瑾每奉使至蜀

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

水經注

水發武都氏中南逕張魯城東城因峭嶺周迴五里東臨峻谷杳然石磽西北二面連峯按崖莫究其極從南爲盤道登陟二里有餘庾仲雍謂山爲白馬塞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瀘水南流入河謂之盧口或曰陽平關卽今興元百半關是也杜佑曰陽平關在漢中褒城縣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可率眾數萬人拒關西北○盡音盡

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

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  
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  
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  
截山者防遣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夜有野麋  
其追尾也數千突壞衛別營營中兵驚散而前軍將高祚夜還迷失道誤與  
衛亂軍遇亂軍以爲大軍見掩遂空營奔竄祚乃進據其營侍中  
辛毗主簿劉曄等自祚軍中來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  
已散走三人不之信惇前自見乃遠白操進兵攻衛衛等亦夜遁  
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圍圖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  
朴胡杜濩資邑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據板楯蠻渠帥有羅  
朴胡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此所謂七姓夷王也其餘戶  
賊人數錢口四十故與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  
有夷侯○朴音浮

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於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左右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倉山不視興元賈孔道也

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

南鄭縣漢中郡

所甚嘉之又以魯木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

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

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

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

光武詔岑彭等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

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曰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

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

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

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聞

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

考異曰劉曄傳云備雖斬

之按備傳云備下公安聞曹公定漢中乃還如此則備時猶在公安也

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

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懼自殺鄭寶操已聞其名後與蔣濟胡質等五人竝徵皆揚州名士也五人於路每舍亭傳必講所以應對答問之宜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勝之術揣擬周悉夙夜不懈而曄獨卧車中不一言濟等怪而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操操所問果如四人所講四人爭對紛然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曄一日獨往見操操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之操適知便止若是者三操乃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

事輒以函問晁或一夜至數十函至是破張魯定漢中皆其謀也

探以夏侯淵爲都護將軍

都護將軍以盡護諸將而立號光武始以命負復

督張郃徐晃

等定漢中

見音荒上聲

以丞相長史杜襲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襲

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八月孫權率眾十

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城中初魏公操之征

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裨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操以

勇銳使之戰乘進持重故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

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

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

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

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圍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不敢動羣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乃遣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

水經註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

梁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甘甯與呂蒙等力戰并敵凌統

率親近扶權出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板親近監

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

權並持鞍使身不利於後著鞭以助

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凌統既扶權出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竊敗路絕統被甲潛行乃免權既御船正憂統等見統從水中出驚喜統時創甚權遂留統於己舟中自調治之統痛親近軫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續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拜偏將軍倍給水兵張遼歸合肥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者是誰降人曰此卽孫會稽也遼舉軍歎恨 九月巴賈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舉其眾來附於是魏公掣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約爲巴郡太守



皆封列侯

後三人皆爲劉闡所破，肅時三巴之地已降，劉闡雖用胡濩約爲三郡太守名而已矣，未能拔其任也。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魏書曰：置名號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

關內外侯十六級，關印龜紐，墨綬，皆不食租，裴松之曰：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十一月張魯將家屬出

降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

贊曰：關中縣屬巴郡，今隆州余

據隆州，後避唐元宗諱改爲關州，杜佑曰：關中今關州城。

巨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

侯

習鑿齒論曰：閻圃諫魯勿王

事見六十四卷建安六年

而曹公追封之，將來

之人孰不思順寒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

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膏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

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干戈不戢矣。曹公之此封，可謂知賞罰

之本矣。

程銀旋遷龐德皆隨魯降

程銀奔遷關中部帥也龐德馬超將也渭南與城之敗皆奔張魯

魏公

操復銀遣官許拜德立義將軍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

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

三巴巴東巴西巴郡也補註巴

郡爲中巴卽今之重慶府巴東卽今之夔州巴西卽今之保寧府唐之閬州

備乃以權爲護軍率諸將

迎魯魯已降魏公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操使張郃督諸

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

宕渠縣本屬巴郡時屬巴西郡賈曰宕渠故城在今

渠州流江縣東北杜佑曰俗號車騎城是也宋白曰宕渠城漢車騎將軍馮緄增修俗名車騎城

劉備使巴西太

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

戰山道迂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大破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

十餘人從閒道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

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段熲等督領

平難將軍曹氏所置

以扶風太守趙儼

爲關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者不樂儼護送至斜谷口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徐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料量度也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

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

遣將詣大營

大營謂操營也將讀如字送也

請督兵鎮守關中魏公操遣將軍劉

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諭儼

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

差釋也

其餘悉遣東

遣之東

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

主者主兵籍者言以等差別異之也留

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

留千人分布羅落之

分布於行者之間羅列而遮落之也

東兵尋至

東兵劉姓所將之兵也

乃

復有諭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兩建安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夏五月進魏公操得爲

王靈帝時尙書右丞司馬防嘗舉操爲北部尉至是操召防至鄴

與歡飲謂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

耳操大笑時匈奴使來朝魏操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中尉崔

琰代居其位操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人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

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真英雄也操乃追殺此使先

是致薦鉅鹿楊訓於操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功德或

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

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議論者好譏呵而不尋

情理也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操怒曰諺云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收琰付獄屍爲徒隸前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爲徒對賓客虬須直視

虬須卷須也直視者目不他顧也

若有所暝

遂賜琰死琰字季珪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始感激讀書後就鄭元受學學未期黃巾賊起元謝遣諸生琰遂周旋肯徐充深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去家四年乃歸以琴管自娛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性清忠高亮雅識經道推方直道正色立朝素名知人其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琰獨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儻能斷虛情警明理百鍊不銷皆公才也後三人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未階早卒琰撫其

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死非其罪天下莫不冤痛

之尙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

侍中桓階和洽皆爲之陳理操不聽洽求案實其事玠曰言事者

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歎

歎有二音音窺瑞翻者望也言有所觀望也音古六翻者

望也此當從入聲

此捐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死不可忍也洽曰如言

事者言琰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

以玠歷年荷寵剛直公忠爲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

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致之於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操曰

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舉

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

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

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側目尙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

莞徐奕

東莞縣屬鄆國春秋之郟邑也晉  
置東莞郡唐密州莒縣卽其地也

獨不事儀儀請奕出

爲魏郡太守

操既居鄆建安十七年封河內之葛陂朝歌林慮東  
漢之衛國領鄆郡東武陽發干鉅鹿之魏陶曲陽南和

八并分置東西並尉此以自相府將屬補郡爲出 賴桓階左右

之得免尙書傅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

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爲

儀被誅崔林嘗與陳藻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舉以智不存身

乞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五月己

亥朔日有食之

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

代郡烏桓單于其  
一曰普威其二曰

無臣氏其三  
則未之聞也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倉曹屬裴潛

爲太守

漢公府有倉曹有  
操有屬主倉穀事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

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畏服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

以自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匈奴入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

蔓浸難禁制宜預爲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於魏魏王

操因留之於都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

侯子係傳襲其號分其眾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分爲左右前後中五部分

居并州諸郡而監國者居平則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

爲相國 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彭萊起徒

隸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蕭然自矜滋甚諸葛亮雖外相接待而

內不謂善密言於劉備曰彭萊心大志廣難可信任備察而疏之

左遷爲江陽太守萊遂忿怨往見馬超超問之曰卿才具秀拔主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七終  
公相待至重何爲外授小郡叢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  
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言  
大驚默然不答叢退具表其言遂收叢付獄誅之